



文・圖—bayu tadaw 高長陽（暨南國際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組員）

From the Hunter to the Porter to the High Mountain Guides

從獵人、揹工到高山嚮導員

布農族 ▼

布農族 為台灣原住民族中最典型的高山族群，從清朝（1865）時期西方人必麒麟拜訪玉山的文獻記錄中，已看出布農族與玉山的關係。至於日本時代的首登玉山之爭、學術與登山探險調查，揭開了布農族在台灣登山史上的序幕。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來台，承接日本時代的登山活動與國立公園的環境主義思潮，布農族人於這塊領域上的知識與經驗不斷地被挪用於揹工、高山嚮導服務、巡山、保育研究與救難等。迄今，布農族人仍不斷地因應外來的「需求」，將其山林知識進行調節、適應甚至轉化。

第一批原住民族巡山員

從日本時代一直到戰後，布農族人就像是玉山的守護者，不透過布農族人的嚮導，外來世界的人難以親近玉山。而近幾十年來，全台灣的高山幾乎都可以看到布農族擔任揹工、嚮導的蹤跡。

玉山國家公園是台灣第一座高山型的國家公園，因其具有特殊的自然環境與人文，規劃

期就花了將近2年。第一批原住民族巡山員是在1985年園區成立前後，便被招募到國家公園服務，主要是參與成立之前的調查規劃。因國家公園面積有10萬公頃之大，需要大量的登山調查工作人力，而最能協助此任務的就屬最接近玉山之東埔部落的布農族人。這裡的族人早在日本時代就從事揹工與嚮導的工作，延續到國民政府時，一直是高山揹工，也就是俗稱的「波達」（porter）主要人力來源。



早期東埔村布農族揹工。（圖片提供 伍玉龍）



玉山國家公園第一批巡山員，前排由左至右依序為方有水、葉世文（時任玉管處處長）、方良作、方良、伍金山；後排由左至右依序為伍榮富、柯民安、伍玉龍、伍東林、攏伯、江新華、司坤福。（圖片提供 伍玉龍）

在招募第一批巡山員時，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乃是透過一位東埔布農族人伍榮富做為溝通的窗口。為什麼會找上他呢？主要原因是他的父親伍勝美是將于右任銅像揸至玉山主峰的其中一人，且由於父親的淵源而在林務局和救國團帶領登山活動，因而成為當時國家公園與部落的重要窗口。

第一批巡山員中有8位來自東埔，2位來自梅山部落（原本10位應該都是東埔的布農族，因為當時國家公園也將從前的高雄縣桃源鄉梅山村劃入範圍內，受到地方的抗議，而讓渡了2位名額給梅山村的布農族）。其中有1位族人很早就離開了國家公園，1位逝世，1位於2004年離開巡山員工作（伍玉龍），轉為承包國家公園、林務局、觀光局相關的步道、牌示工程與餐飲業；剩餘的6位：伍榮富、方良、方有水、伍金山、柯民安、江新華，都還在玉山國家公園工作，他們與已離職的伍玉龍雖然已經

承接日本時代的登山活動與國立公園的環境主義思潮，布農族人於這塊領域上的知識與經驗不斷地被挪用於揸工、高山嚮導服務、巡山、保育研究與救難等。迄今，布農族人仍不斷地因應外來的「需求」，將其山林知識進行調節、適應甚至轉化。



60歲上下，但都還有能力從事登山活動與工作。伍玉龍在前幾年完成世界七頂峰與世界第一高峰珠峰的攀登，不但是第一位登上珠峰的台灣原住民族人，也是全世界攀登七大洲七頂峰的163人之一；方有水是現在玉山國家公園最重要的巡山員，長年待在海拔3500公尺左右的排雲山莊，大部分的山難處理或陪同重要來賓登玉山的工作都須仰賴他及其他巡山員。

資深巡山員方有水

方有水是東埔村布農族人，從1985年國家公園成立的時候就擔任工友（巡山員），近30年的青春歲月都在此度過，其他仍在崗位的首批巡山員都將屆齡退休。他的生命史相當程度地反映玉山國家公園第一批東埔布農族巡山員的生命經歷。不論在國家公園或登山界，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方有水先生，大家習慣叫他「阿水」，比他年輕的人就會稱呼「水哥」。



從水哥生命經驗的描述，已清楚呈現出其進入國家公園擔任巡山員的能力（從巡山、協助科學調查到救難），乃是源自於布農族人世代傳承的山林教育，尤其是透過狩獵所獲得的銘刻在身體裡的知識。



水哥說他最早的揹工經驗，是國小時跟著舅舅王天定爬玉山（他也是有名的登山揹工）。水哥原本聽到要去爬山很高興，但是到了真正開始爬困難山路的當下，因揹負的東西太重，小小年紀的他沿路一直掉眼淚。當時的登玉山路線與現在不同，是從東埔走到對岸的沙里仙，再走古道向上攀爬到現在的塔塔加鞍部。水哥回憶這段路程時苦笑著說：「我們是走那個東埔上去的，刚开始很高興，但是到沙里仙那邊，開始要爬坡到現在的登山口，沿路就一直哭啊！……都是爬坡啊！好像有掉眼淚啊！很辛苦，真的很辛苦。」

國小畢業後，水哥就繼續跟著舅舅或另外一位大他5歲的巡山員方良當揹工。範圍不僅限於玉山，而是全國山區，水哥就以一次爬雪山的經歷跟筆者說明：「我記得有一次是在雪山，我沒有去過，但是要自己一個人去，我不知道路啊！就那個大劍、小劍啊！後來要出發前，我舅舅（王天定）就在出發前跟我說，那

個取水啊，要走到那裡的時候，你要注意看有什麼東西啊！到那裡啊，或到那裡，就會有水。我其實沒有去過啊，他就只有在山下跟我講一些要注意的事情，那個有什麼坳方的地方啊，看到了，你就要從那邊切下去，就可以拿到水這樣子。他就用口頭這樣跟我說而已啊！沒有帶我走過，我也不知道那個路是一直爬坡啊！……這個記憶我就忘不了，



巡山員齊聚排雲山莊啟用開幕典禮。



筆者與花蓮地區年輕一輩的揹工（高山協作員）踏勘大分地區。

因為只有我一個，啊我又帶一個小孩，我們兩個又都沒有去過，然後我們就上去，因為我年紀比較大，所以我就要一直看，看那個水會在哪裡！那時候啊，我們要揹，又要煮，可是現在想想，那時候其實不會怕呢！」

水哥的回憶，說明了原住民族獲得知識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要透過身體去經驗與記憶，他說經過那次的爬山經驗以後，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那條路以及那裡的一切。沒有揹工工作的時候，他就協助家裡做農事，一直到現在，水哥從排雲山莊下班回到家裡，還是忙著家裡的農事，其他巡山員大哥也都幾乎如此。當時的水哥就這樣用揹工與農事滿足生活所需，一直到了17、18歲的時候，因伍榮富大哥的關係開始接觸救國團的工作，而後進入玉山國家公園。

揹工之外，水哥在進入國家公園之前，另一個與玉山更密切相關的身分是獵人。在他小學時父親就已逝世，因此他的狩獵初體驗是跟著大哥去家族的獵區。他們的獵區在玉山群峰附近的鹿山及旁邊的溪谷，還有荖濃溪源頭附近一直延伸到現在的排雲山莊下方的區域，狩

獵的回程就直接從玉山西峰繞回部落。那時的水哥一邊拿獵槍一邊哭泣，一邊挨哥哥罵，不過還是一路走到鹿山的獵區。水哥真正的狩獵，是在19歲時跟著三叔一起進行的，他們沒有用獵槍而是放陷阱，2個禮拜就會巡視這廣大的獵區一次。第一天要從東埔走到中央金礦吃中餐，下午4點或天黑前就要到馬博拉斯，這樣的腳程對一般登山客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水哥說他喜歡觀察動物的腳印，因為從腳印可以判斷很多事情，包括動物的類型、大小、動物走路時的情況等等。

狩獵的分工是由長輩做技術較高的工作，如水哥這樣年輕一輩的則負責揹負，他說當時已經可以揹7隻山羌，到了在山區工作時就有揹負3包水泥的能力了。

從上述水哥生命經驗的描述，已清楚呈現出其進入國家公園擔任巡山員的能力（從巡山、協助科學調查到救難），乃是源自於布農族人世代傳承的山林教育，尤其是透過狩獵所獲得的銘刻在身體裡的知識。在玉山國家公園中具雙重身分的布農族傳統獵人／國家公園保育者，他們與玉山連結在一起的深厚生命經歷與原住民族知識，應是亟待挖掘的豐富寶藏。◆



bayu tadaw 高昱陽

賽德克族，南投縣仁愛鄉合作村靜觀部落人，1981年生。中興大學環境工程學系學士、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學士。現任暨南國際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組員。曾於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任職，致力於環境保育與原住民族生態知識相關工作。